

上海城市漫步：阅读、感知一座城的精神之钥

——读“城市行走书系”漫想

徐明松

古希腊诗人欧里庇得斯说,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的条件。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幸福之城、魔力之都。

好多年前,曾经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喜欢上海的理由》,于今还有当下特色的RAP《爱上海的99个理由》。显然,99个理由尚不足涵盖上海这座城市风情万种的魅力。100多年来,记录和描述上海历史风华的书籍、影像、展事、音乐、歌舞、绘画等等所在多有;环顾当下,漫步上海,各种文艺活动和时尚打卡更是目不暇接,彼伏此起,繁花似锦。上海城市空间文艺季、西岸艺博会、Art 021,甚而各个文创园区是各怀绝招斗奇争艳,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大型展事也在争锋拼场;上博继“何以中国”和“从波提切利到梵高”等引爆现象级展事之后又推出“对话达·芬奇”大展,而浦东美术馆则在“刘香成:镜头·时代·人”“六百年之巨匠”之后随即推出“卡拉瓦乔”展;艺术介入城市并不局限于大众所熟知的那些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地标,进而向社区这一最基础的细胞组织延伸,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让城市漫步成了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和文旅新景观。

在充满包浆的建筑里寻找城市的故事

城市漫步(city walk)不是突如其来的时尚风潮,它可以上溯至17、18世纪。卢梭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提到最早的城市漫步。先是波德莱尔,而后是本雅明,他们把城市闲逛者作为城市现代性的象征。波德莱尔漫步在19世纪的巴黎,用诗歌勾勒这座现代之都的城市奇景和层出不穷的浪漫思想;而本雅明在其《19世纪世界之都巴黎》中将城市从居所演化成风景,喻为城市是行路人的“公寓”,市民变成城市观看者,在他的讲述中,城市漫步成了一种艺术,就如法国艺术评论家德·巴埃克所说的“一种与艺术、诗歌、收藏、欣赏楼上美景有关的闲逛文明”(《行走的历史》)。斗转星移200年,城市漫步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当下人们认识城市、阅读城市、感知城市人文温度和厚度的一种精神之钥。

在我浏览“城市行走系列”书系的一本本袖珍图书时,不由得想及佩索阿那本诗集《把宇宙装进口袋里》,或许这套“城市行走”书系正是“把上海装进口袋里”的别样诠释:在漫步里阅读,在漫步里思考。城市



浦东美术馆建筑外观 图片提供:让·努维尔工作室 摄影:陈 源

漫步乃是一种视觉阅读,正如德·巴埃克所喻的“真正的城市散步者如同一位读者:马路是打开在他面前的书”,“巴黎是一本摊开的书,一本关于城市行走的巨著”,由此而言,上海也正是这样的一本巨著。

上海有无数个可以散步出发的地理端点。武康大楼或许是最“爆款打卡点”和有关上海旅游搜索引擎上热搜排名最前列的关键词。年前我的艺术家朋友在武康大楼的一家画廊展出他的上海历史建筑绘画作品,这个画展援引“上海故事”为题,当我们反观这个展厅里的作品,自西向东,折冲南北,武康路、淮海中路、建国中路、陕西南路,直至广东路、四川中路、乍浦路、天潼路、大名路、黄浦路……穿越时间之河,我们的行走如读一本意识流小说,失却了时间,却获取了一种魔幻的力量——在历史的现场里“如在”的共时的体验。在这里,建筑不仅是场景里唯一的“言说者”,而且是穿越时空的“言说者”。果戈理说,“当诗歌与传说都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艺术家藉由绘画里的建筑来表达对历史场景的叙事,而现实场景里的人们则透过建筑感知历史的追怀和冥想。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上海故事,绘画只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和外在情境的内化。回到城市行走出发的端点,无论是武康大楼,还是沿着武康大楼漫步的动线,悠游于衡复历史风貌街区,书系中的《武康路建筑地图》不啻是一个博物馆的“导览员”,为你娓娓道来武康路的前世今生。从巴金故居、柯灵故居到一众民国闻

人厝舍,从上世纪30年代崇尚城市散步的英人威尔金森的别墅,到被历史烟尘遮蔽的中国建筑师谭垣的自宅,还有在城市微更新中“焕新”的武康庭,故事层层叠叠,有如电影镜头在历史的廊道里逡巡,在充满包浆的建筑里淡入淡出、闪回穿越。凯文·林奇说:“城市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分散并存的空间。”在城市的各个街区和杳见,故事被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们以不同的视角在叙述。

在博物馆美术馆中寻找城市的“入口”

诚然,上海有太多城市漫步的地理端点,比如被定为上海城市原点的国际饭店,这个曾被誉为上海最高楼的建筑,改革开放后已被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建筑所取代,上海高度也在历史的风云际变中不断被刷新,地标这一标识地理方位和节点的形象塑造,远非止于由建筑物向城市天际线突破的高度所形塑,而愈来愈由城市建筑意象的人文精神高度来“圭臬”。由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城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之际,想必是城市行走最具原动力目的地,并且它亦获得了关于这个城市内涵与外延多重解读的可能。我们说博物馆以及美术馆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历史与文明的“入口”,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和国家历史与文明的“容器”。上海的城市史是中国现代城市发展转型的缩影和样板,也是城市精神品格和海



“城市行走书系”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派文化的体现。秉承传统文化根性又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是“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的精髓所在,正是新一轮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人文发展的契机,伴随着一江一河的“改造”与“焕新”,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化与重构,一大片文娱新空间新生态层出不穷。其中,博物馆美术馆由点成线由线及面的生长呈现了滨江一线的美术馆聚落。而《行走上海美术馆》则通过外滩沿线、浦东滨江、西岸滨江等区域梳理了一批新兴的美术馆,它们有的是利用工业遗产改造建设而成,诸如西岸的龙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外滩的久事美术馆、上海外滩美术馆等;还有一些是国际著名建筑师的新作,像奇普菲尔德的西岸美术馆和努维尔的浦东美术馆等。

在外滩鳞次栉比竞相攀高的建筑群里,努维尔以沉着内敛的风格让浦东美术馆(MAP)成为了鲜明的艺术地标,堪可一见这位普利兹克奖建筑师的匠心。与此同时,这座素朴无华的美术馆以其丰富而变化的空间组织让白盒子呈现更具当代展陈的美学品位,可以说,MAP建筑本身就是—个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吸引纷至沓来的观众来打卡。关键是一个成功的美术馆不仅要有卓越的硬件设施,更需要世界一流的艺术展及其作品来对位和匹配,这一点,MAP的开馆大展就非常响亮,无论是“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米罗的作品展以及蔡国强的“远行与归来”都可圈可点。而“刘香成:镜头·时代·人”也是MAP的重磅展览,贯穿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线所呈现的纪实影像在MAP白盒子里展陈,不言自明是一种现实与历史的时空对话。由此,《行走美术馆》并不囿于与展览本身所进行的时空对话,也往往包涵对美术馆作为公共建筑和文化地标的审美观照,显然这是城市漫步丰赡意蕴的生动写照和阐发。

如果说,浦东美术馆是浦江两岸跨时空对话的一个范例,那么,西岸滨江起首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则以工业遗存改造的范例呈现城市更新背景下当代艺术与建筑共生的戏剧情境。开馆大展第九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重新发电”强烈呼应了由发电厂改造的PSA与艺术发生的“场所性”,恰如书中所指称的,“PSA不仅对上海而言意义非凡,它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电’现场”。好的策展策略总将有展览主题演绎与美术馆空间形成一种“媒合”与“重构”,是建筑空间与展览内容的复合阅读。在公共艺术与城市共生的语境之下,这种开放性多面向的艺术“阅读”势在必行。还在进行中的“时尚巴黎”大展更是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的盛世风华推演到上海,从柯布西耶以及同时代大师的现代主义建筑发轫和滥觞的历史过程,延及彼时巴黎的时尚、电影等城市生活的万般风情。这里,充满上海城市视觉记忆和肌理的当代馆以巨大而层次丰富的空间载体对位和契合“巴黎展”多元复合的展陈,视频影像、装置模型、图像文献各得其所,并且聚变成具有视听张力的戏剧情境,进而让展陈空间折射出厚实而丰沛的艺术表现力。因而,看展也看建筑,令行走者驻足流连忘返。多年前去到伦敦泰特、巴黎蓬皮杜,或纽约MOMA,总是钦羨不已,于今上海的博物馆美术馆,敢与世界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相比肩,怀揣这本《行走美术馆》,便可按图索骥,开启城市之门。

在城市行走和纸本阅读中,体验双重乐趣

当你徘徊在黄昏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里,微风细雨的石库门斑驳的墙头和门扉上披上了金黄的夕色,飘忽跳荡的光影中依稀可辨的是恍惚而过的历史尘影。石库门,这个上海特有的华洋杂糅的建筑形态,凝聚了20世纪以来上海人的苦乐年华、世俗民情,也积淀了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意蕴。石库门建筑盛行于上世纪30

年代,占据了当时民居的四分之三以上。世事沧桑,石库门正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盖因于此,石库门也成了“城市考古”的标的、城市漫步的踏访之地。《上海里弄文化地图:石库门》的编写者自2004年至2012年,走过了500多个石库门里弄,拍摄大量的历史影像,遴选了40个石库门的旅行指南,它们中既有19世纪下半叶早期石库门的吉祥里、清远里、腾凤里;又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张园、四明村、建业里、步高里等数十处石库门弄堂建筑,庶几反映了后期石库门、新式里弄、花园里弄等不同型制的建筑样式;还有近20世纪以来城市更新背景下改造焕新而生成的新的城市空间聚落:田子坊和新天地。这样一本旅游“口袋本”,不仅包裹着活色生香的上海市井生活场景,凝聚着上海人熟稔又间离的视觉记忆,也是一本关于上海“居住”神话的图像文学叙事读物,以图文文献+行走导图构成了“行·读”一体的轻学术读本,令人仿佛走入一个缩微的纸上博物馆,把文化观察、生活体悟和研究发现与分享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文化在地性阐扬的传播价值。

其实,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不应是二元对立的执念。新旧融合、文明互鉴是人文城市建设的首要所在。正如《行走美术馆》题首语所写的那样:“把自身从现实的维度中释放,从日常中释放,抵达更多样的文明和生命体验。”奇普菲尔德在外滩源街区的建筑改造上再次佐证了他的卓越才华。外滩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经过170多年历史变迁,外滩作为上海的风貌保护区的故事“拼图”。由外滩1号百万美金天际线的起点、外滩2号英伦风情的大班俱乐部,一直到外滩33号滨水小楼的迷离身世,绵延起伏,引人入胜。

《上海松江山水地图》《上海张爱玲文学地图》《上海杂货铺》《上海城市雕塑地图》……翻阅这套袖珍的“城市行走书系”,得到的不仅是城市行走和纸本阅读的双重体验的乐趣。回到本雅明所说的那句话,如果“巴黎是塞纳河穿过的图书馆里一座巨大阅览室”,那么,无独有偶,相映成辉,上海乃是一江一河穿越过的图书馆里的一座巨大阅览室,吸引我们继续行走,继续阅读。

三味书屋

为何要重读百年前的《上海史》

《上海史(全二卷)》
[英]兰宁 库龄 著
张新 李燕 徐新华 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上海史研究都是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上海史研究已经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厚的基础,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一大批代表性著作的专门学问。”(《海外上海学》,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确,对上海城市历史的研究与书写,并不限于当代,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人开始为这座城市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著书立传”。其中出自华人之手者有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及续编)》,徐公肃、丘瑾璋著《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等,西人之作则有梅朋、傅立德著《上海法租界史》、郭泰纳夫著《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与华人》,以及2023年恰逢问世100周年的由兰宁、库龄所撰写的两卷本《上海史》。

兰宁、库龄的两卷本《上海史》,最初系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委托英国人兰宁负责撰写,自1906年开始,至1923年第二卷印成,前后历时长达17年。期间1920年1月,《上海史》第一卷出版送入校对环节时兰宁离世。工部局董事会聘请《中国百科全书》编辑库龄在兰宁此前积累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上海史》第一卷后续出版事宜,并继续撰写完成《上海史》第二卷,后者于1923年印刷问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印制完成的《上海史》第二卷在当时并未对外出版发行,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传播范围。

由于本系书工部局委托撰写,作者得以有机会利用包括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在内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也使得两卷本《上海史》对于近代上海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些重要事件、人物,都提供了较为全面详细的叙述,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与此同时,兰宁、库龄二人均有三四十年的在华、在沪工作经历,这一背景不仅意味着两人是所撰写历史的亲历者,也在相当程度上也赋予了

两卷本《上海史》一个较之当下上海史研究著作不同的视角:当时西人眼中,上海何以逐步从一个中国江南的县城,发展成为远东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同时,有别于编年体的体例,两卷本《上海史》采用专题形式,而这些专题本身的设置,恰能为我们了解何为当时上海的重要议题提供相应的线索,而其中不乏一些被今人忽视的领域。

比如第一卷第五十二章“通信与交通”中,作者就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对上海开埠早期邮政通讯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叙述:自1843年开埠伊始,邮政代理人的角色就在上海出现,哪怕这位海尔先生的正职其实是英国领事机构的医生。此后的岁月中,上海的邮政通讯事业经历了最初来自英国的信件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到之后能够直达上海的进步。而信件递送速度与邮资的涨跌也成为被人广泛讨论的话题。此外本章还提及,早在1858年大西洋海底电报电缆铺设议案被提出时,其内容涉及它们的连接香港与上海的线路的讨论,当然,这一设想最终实现要在多年以后。

延续着对于通信事业的关注,第二卷第三十七章“工部局书信馆与验看公所”中,作者也对自1860年来在上海陆续出现的各国书信馆(即邮局)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评价,其内容涉及他们的成立时间、邮资标准、服务细节等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自1896年“大清邮政局”成立后,中国政府对于恢复邮政主权的一些努力与举措,也能获知诸如德国书信馆较之大英书信馆服务更佳且收费更为低廉这样的“八卦信息”。

对通讯事业的关注,反映出在当时西人的眼中,“同世界的连接”之于近代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事实上,上海的兴起即是由其贸易口岸的角色所促成。通讯事业的发展,为近代上海提供了通畅高效的“信息流”,这对帮助上海融入全球经济贸易,进而逐步成为远东第一都市有着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对世界的开放与连接,从那时候起,就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或许也是二卷本《上海史》在问世百年之后,依然值得被翻看的原因之一。

与二卷本《上海史》成书时的1923年相比,如今的上海城市史研究成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相隔百年之后,本书依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近代西人视角之下的上海史,让当下的我们对“开放度”“专业性”这些上海城市文化特质的源流,有了更为丰富的认知。这既是对一段历史往事的回顾,也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期许。

当然,二卷本《上海史》亦有值得探讨之处。本书作者兰宁、库龄的英国人的身份,令其对母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迷之自信”,比如在承认租界当局于会审公廨相关事宜时存在越权违规的同时,又表示“但我们的越权之举完全出于公益”。又如将租界美化为华人躲避敲诈勒索的“避难所”等。对此,我们在批判这种“傲慢与偏见”的同时,更应看到这同样也是另一种“真实”,记录了当时一部分西方人对上海、乃至中国的内心写照。这对于解构某些对旧日租界时期乌托邦式的幻想,对我们更客观看待那个时代的上海、更珍惜民族独立自强的奋斗成果,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镜鉴。

好书过眼

从表象到内涵,海派时尚在升级

吴 玫

巴黎、纽约、米兰、伦敦和东京是世界公认的五大大时尚之都。世人何以默认这种说法?是这五座城市的历史足够久远吗?但凡了解一点城市发展史的人,都能举出若干城市的名字来否定这一假设:是它们足够现代化吗?一说起沙漠绿洲迪拜,恐怕这五座城市都不敢就现代化程度与之一较高下。那么,这五座城市究竟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才使得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没想过要去质疑它们“时尚之都”的头衔?

在《海派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有一个章节名曰“镜鉴与启示”,其中的第三小节“国际时尚之理论流派”为读者整理了自上世纪初至当下西方主要哲学流派关于“时尚”的定义——

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代称时尚,认为那是凭借现代化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伯明翰学派:大众消费的其实并不纯粹是商品,还包括文化产品;消费前者是在追求商品的实用价值,消费后者是在追求文化产品的象征意义。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时尚是一种社会的需要产物,其虽然具有随意性但又与社会相关。

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时尚在于传播及其传播的加盟,即时尚话语权的掌控和运用。

法国哲学家、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一个时尚社会的实质,是追求个性满足的符号导向,消费行为是符号的社会化交流。

美国人类学领军人物阿尔弗雷德·克鲁伯:时尚能够论证,它是文明社会的驱动力之一。

英国雕塑家、画家、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昆汀·贝尔:将时尚讨论与“进化的过程”结合起来,据此认定时尚是“品味的主要发动机”。

英国诗人、时尚服饰史学家詹姆斯·莱弗:时尚更能显示出时间的优越性,时尚和服装是思想的一种体现。

……

一直以有时尚就是一群追求时髦的弄潮儿将自己的异想天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玩意儿后,再依靠自己的手段将其搞出社会影响,但《海派时尚文化研究》在深入研谈上述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等有关时尚的著作或言论的基础上,总结

好书过眼

出关于时尚的言简意赅的定义,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时尚的流变自有其逻辑。而以时间为顺序排列在“国际时尚文化研究”一章节的时尚论,则显示出即便最善于思考的那个群体,他们对时尚的认知也经历了从认识不足到褒奖之余给予善意批评的渐进过程。

这个过程,与海派时尚文化的发展路径多么合拍。本书作者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以时间为轴,用史实、实物、数据等信度极佳的论据说话,在这一轴线上密布了上海或隐秘或显豁的时尚峰谷,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已是市民口中的“魔都”,但是,无论是改良旗袍、石库门里弄,还是风格各异建筑,能成为代表上海的时尚语言,均为下意识之举。曾经,非议时尚是此地的主流声音。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以独特的城市精神品格为内核,以海派时尚为立足点,用数十年的时间,让全国乃至世界有识之士看到了“魔都”崭新的魅力。

那么,上海是如何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添加进日新月异的时尚元素,从而使其变成名副其实的“魔都”的?《海派时尚文化研究》以“文化与时尚”“观察与探索”“表象与内涵”“时代与价值”“结构与形态”“镜鉴与启示”“传承与创新”“评价与监督”和“思考与展望”等十个章节,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地为上海撰写了一部时尚发展史,帮助生活其间但很少细心体察的上海市民,感知那每一小步是如何累积成大大进步的。

对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而言,我被该书《结构与形态》里的一组数据戳中情绪:“在2021年上海所有舞台演出中,音乐会演出1470场,占比16.8%,场地涵盖全市44个剧场,观众达80.1万人次,其中,历史可追溯到1879年的上海交响乐团演出首次突破200场/年,创高雅音乐演出历史新高”。在这3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来沪进行了两场音乐会。据当年的接待人员回忆,为了替费城交响乐团在上海寻找到一处适合演出交响乐的音厅,真是伤透脑筋。最后,演出是在位于福州路210号的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当年在现场的爱乐者的共同回忆,就是音响效果差强人意。

时间飞逝,1998年8月27日,上海大

好书过眼

从表象到内涵,海派时尚在升级

《海派时尚文化研究》
刘晓明 主编
黄士龙 顾 雯 唐婧婧 撰写
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